

莆变纪事



苗變紀事

明吏部主事余 颺

刻質

辛卯卽懷治

八年

郭爾龍乾隆

莆田縣志作郭

爾隆

郭爾龍聚夥孤平寨辛卯六月廿九夜突至柯朱抄家伙
擄去男婦數百人自是或連夜或間一二夜諸鄉無不被
害黃石之巨室素封皆避入清江洋城以為二鄉距城稍
近出山之道稍紆稍有緩急城中兵可以應援爾龍偵知
八月深夜徑趨東郊由厝壩直抵洋城清江捆載而去係
累子女千餘人至寨分貧富索銀或千或百或數十家有
數丁留其老少令主家政者先歸措辦未贖無力可贖多

拷死棄路旁或云主兵者暗與之通按甲不出分肥所掠
自是黃石沙堤惠洋無不掠矣掠至營富者祿家勒贖貧
不能具者聽其別指富家於是鄉之無賴者先籌第其人
密告於賊黃夜出沒神鬼莫測有富兒逃城中數月偶一
日晡時抵家三更賊即縛去鄰居尚不知也既而富者略
盡則又不論單戶零丁逐鄉搜拷或得米一二擔錢十數
串者云擄一人勝於縛一猪也於是鄉民間多伏處山坳
匿跡草中以圖苟免及至壬寅癸卯各建寨樓樓三層下
牛畜中婦女上丁男鎡金擊拆徹宵守望稍獲寧宇僻村
不任設者掠如故然亦稍闌矣間有攻寨者或下或不下

在乎防守之強弱

掠餉

癸巳之秋沿鄉肆掠晝夜不寧是冬當事者與海上有和輯之議以下游四府廣東惠潮聽其節制疏上候覆而以海上乏糧為詞當事者准其沿海索餉各縣分官徵派順者免加兵吾邑坐派三十萬差鄭擎柱以兵部職銜蒞黃石徵之開衙設庫分曹置局諸色人役無不畢集鄉差一摠村置一司拘提鞭撲有如重犯名一寔十飽於姦猾之手再加三派耗於求乞之情於是里無不破之家家無不覆之壘最異者鄭在黃石徵餉縣官坐塘下催條滿笠紗巾分

庭對坐包布毛帽並路前驅真可謂胡越一家耦俱無猜者矣至十月朝旨勒令剃髮海上又復飛揚吾邑之窮久矣自此番掠餉搜括靡遺不論中家貧戶即巨室素封俱隨以燼矣

海禁

海上煽禍十有餘年其長驅蹂躪內地者自丙申七月南臺之變始次年七月十三日傾島而來樓舡葉飛鯨鯢螳聚直抵涵江黃石掠家資扶倉廩撤近水板扉樑柱結筏裝載入舟三日不停係累婦女幼穉不可勝計其丁男不分貴賤箠剝衣服勒令挑運不任者揮刀殺之如孝廉陳

雄明經林賀鄉紳張昌齡皆遭毒手。老穉閨人填溝壑而
蹈兵刃者何啻千餘。其掠而無歸者亦復稱是。廬舍擇其
大者付之一炬。至十五日晚。鳴金振旅。賊退之後。哭聲遍
聞。賊先捆載書籍。次乃斂收輜重。故藏書之家。片紙不存。
於是吾邑又為一空矣。越三年。庚子大鯨復至。時二鄉已
盡。即有衣被皆寄頓城中。所掠者米麥而已。然丁酉之掠
在上鄉。庚子之掠在下鄉。盤踞海濱十餘日。出偏師撲滅。
夫亦何難。而主兵者偃然不顧。詰之曰。城守我職也。他何
知焉。

瀚海波飛以為濱海接濟之路生其心也時有滿大人蘇達海巡歷形勢定為清野之議將邊海居人盡移內地燔其舍宅夷其壇宇荒其土地棄數百里膏腴之地蕩為甌脫刻期十月內不遷差兵蕩剿以壺山天馬側入雁沁為界初議猶存馬峯惠洋笏石及滿州官自來定界並三鄉而截之方其時就居城鄉填門塞巷有親戚者與采葛依居之嘆無親戚者盡離鴻中澤之哀糗糧薯麥富者足支一年貧者日月可計於是流離轉徙死亡蕩析鄭俠所上之圖繪之不盡矣先是近界十餘里及大度通平海蒲禧者房屋盡毀足跡如掃其遠界如東沙尾蓮塘等處原塞

未墮居民復集其中與主兵者約聽其耕種採捕每季納銀錢豆麥比於祖貸之例稍一不敷發兵追捕先通一信至中途候銀銀至饒唱而歸厥後京師巡界者至勒令盡遷鄉民負寨拒命乃督兵攻下係累男婦入城大呼曰官收我錢許我耕今乃殺我命耶黃緣煬蔽上司若罔聞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燬屋撤牆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菓樹無數合抱松栢蕩然以盡近界居民尚有附界之利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蓋附界種植收成之候皆與寨兵對分至是兵民兩失其

利

墩寨

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於是就沿邊阨塞建塞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戶徵銀照丁徃役設寨幹一名協副數名催趲督辦縣之胥役經營百色苛求而上司之差使勘驗多方需索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於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墩寨以石為身石取界外屋址墓石至於豐碑窮碣輦致靡遺又起蓋墩寨內兵房官廳木植瓦料盡取民間設寨以稽出入及出入者反以寨為接引界內之人兵導之出界外之貨兵導

之入其無寨兵照驗者立殺故貧民好民之死於巡兵之手又不知凡幾矣南洋以天馬陳墓二塞為海道咽喉每日放出驗入各有錢多二三十金每一換汎營弁鑽求賂百四五十金城中魚戶按月納錢於將府少有違期令衙門放槍一市為空更異者城中公然開市鄉間人不得賣沿邊挑運小民稍有夾帶則以為出界通海縱索騙而後已古云民有百死此其一也寨周濶百六十丈墩周濶十丈不等

遷民

初民之遷也搬移糧食攜帶老幼以為暫塞功令不久當

復耳既而焚屋撤牆既而砍樹築寨法禁日嚴始有無归
之嘆百千為羣騷擾城鄉官府憐其失所每從寬政即有
踰軼亦常偏宥未久而食空財竭惡跡愈橫凌轢土著瞋
目語難動我遷民也相率入田園掠稻掠麥摘菓實縛雞
豚居民惛惛側目不可奈何一有死亡則藉屍居竒呼羣
搬搶始本家繼鄰右繼同舖遠近無一免者如長庚之一
村俱燼朱氏之一姓皆瘁可嘆也府縣間一懲創終難禁
止癸卯之秋有發端砍樹者不五六日間遷民盡起壺山
穀城天馬二十餘里合抱條肆濯濯然無枝幹之遺矣當
其時稍有體面者猶就約束窮不安分者逸於山陬海澨

以大蚶蘆峰為窟置奸黠內地為勾援今夜剗某鄉明夜
剗某人渡海聚南日山計產勒贖初猶在地之家既而並
遷移者俱攜矣自沿海招安之後惡風乃息

招安

自國姓金鰲入臺灣留其子在廈門部下多叛當事亦多
方招撫於是大鎮如楊富如周全斌如郭誼如施琅皆入
港歸化至於撥置郡縣圈廬舍斂米穀以奉之各就原職
加少師加伯爵領給全俸以俟陞擢其督同督僉叅遊守
備之類不可勝計文官至有躡大叅憲副者若郡縣佐貳
則薄而不足為也若山隊受撫者俱屬新遷之人嘯聚或

在湄州或在南日打劫金銀滿橐而入或投誠本道或呈
身鎮府俱申督撫准其剃髮俟文下官給袍笠隸之麾下
為首數人隨標辦事餘黨散處城市勾覓徒藏亡命晝搶
夜劫民之苦於若輩又甚於未撫時也最可笑者拘人於
海上會銀於城中銀既出城人隨上海明目張膽全不介
意方登岸沿途放槍三日既入城官司利其賄艷其功曰
吾能招安也其實所招也皆內地初作奸之人既招之後
又復跳梁犯難出入無禁放虎狼於曠野又復收之於城
邑欲不噬人其可得乎

甲辰自春不雨至於夏五月官民步禱靡神不舉六月廿
六日滂沱大雨五晝夜不止平地水漲丈餘廬舍漂流無
數居人攀木顛而處者七日烟火斷絕積屍溝渠城崩者
三十餘丈父老云萬曆甲寅大水比是尚低數尺早稻顆
粒不收晚禾賴水得種將有秋成之望矣七月二日海波
怒發崩隄裂港迤東一帶數萬餘畝盡為魚龍之窟鹹水
入地靡草不枯又無顆粒之收次年四月稍雨五六月又
早斥鹵之田十荒其九田既三季失收糧又加倍徵取詩
云嗟矣富人哀此嫠獨此之謂也

骨肉之親未有過於妻孥者自水旱頻仍人不相保於是
有鬻其妻子析骨分肉忍不介意然鬻子鬻其幼穉或有
鬻一子以活一家者至若賣妻亦慘極矣風俗一變視為
故常買臣之妻毅然求去梳頭飾面車來賄遷夫有送畿
之慟婦無發笄之嗟撒手登車歸如其室此一奇矣間有

誓身不願則哄語歸寧假名徙宅賺騙出門已落他手又
有敗家蕩子梟盧之本輸紅粉而不顧此出塞而增悲又
一奇也最異者憑媒議親納幣者此人合卺者別人父母
認張三作快婿洞房實李四是良人尤其異者傾人家之
閨女探重門之少女穴牆而進樓挾而出手段捷於崑崙

奴及乎結隊而行或乘車或步履一夫而統數女夜投旅舍則總置一房恣其姦淫或路遇親識則分贈卜筮至南臺俱送行家分老少別妍媸賣良為娼盈橐而歸尚有翁賣其媳叔賣其嫂兄賣其妹親戚寄託自相詭賣日日告官司罪媒灼然不能禁也至若童稚無知賈鬻四出反不足言矣

毀巢

吾邑連楹厦屋丁酉焚於賊甲辰淪於水十存其五先是有騷子者良田棄盡轉而鬻宅是時四郊多壘民以鄉居為鬼穴即有大厦賤價求售而無應者不得已先撤其小

屋之木植碑石或以供催料給差徭而已然較其初成之
貲十不得一焉厥後乃稍及夷墻弘制者或以濟飢寒救
死亡而已較其初造之貲又百不得一焉最後則博奕酒
肉之兒或借兵債或輸兵賭或無聊於賭酤或縱志於花
月遂舉重疊覆構烏革翬飛者迺父之手澤未乾厥子之
堂構已落較其初造之貲又千不得一焉厥後則先人之
祠棲神之宇以及數枝之椽百片之瓦無不毀無不析矣
如吾鄉員安永泰二鋪與巷口沙堤諸鄉連翬共雉大屋
何止數百區中房小宅當以里量不可以數計今皆為丘
墟瓦礫一望蕩然而已可歎也夫